

过去一年，青梅走进过几十个老人的一生，也曾在一人的故事门外犹豫、徘徊。

前两年，不同朋友家里的老人相继去世，其中一位是她发小的奶奶。朋友没能赶回家见奶奶最后一面，也错过了葬礼。青梅试图安慰她，但朋友拒接了她的视频通话，独自消化悲伤。后来她告诉青梅，虽然奶奶留下了一本书，但很遗憾那不是奶奶自己的故事。

2023年初，青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专门给老人写回忆录的工作，想起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的一句台词：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青梅做过多年的出版编辑，也曾写过一本半自传的书籍，她想，或许可以尝试给别人写回忆录。

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青梅接触过许多老人。他们的人生各有千秋，无论如何，青梅觉得，这些人的一生都值得被看见。



(视觉中国)

文字工作者为老人代写回忆录 普通人的一生也值得被看见

“即使他没有那么多正面形象，也要记录下来”

一个男生联系青梅，希望她能记录下母亲和小姨的故事。青梅和这位母亲约定见面，聊天地点在对方的办公室，那里陈设简单，墙上挂着一幅山水图，她们在一张圆形的小会议桌旁面对面坐着。委托人已到临近退休的年纪，妆容精致，穿着一身棉麻质地的衣服。一开始她有些拘谨，问青梅自己该准备什么，随着聊天的深入，她慢慢放松下来。两姐妹的故事徐徐展开：

她14岁那年，父母早亡，妹妹才2岁，从此两人相依为命。在她插队那会儿，妹妹进入文工团，为了照顾妹妹，她特意向组织申请，调到了妹妹所在的城市。不幸的是，后来妹妹因意外身亡，年仅23岁。当初她不同意妹妹和一个男孩在一起，如今她总是想，如果当时不是自己阻挠，或许妹妹就能过上另一种人生。

讲到这里，委托人几乎无法再说下去。妹妹没有孩子，她担

心如果有一天连自己也离世，就不会有人记得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。她想记录下过去和妹妹相处的点滴，也想让子女知道，他们有过这样一个鲜活的小姨。

或许是平时没有太多倾诉机会，老人们尽力将所有细枝末节都从记忆里捞出，铺陈在她面前。有人回忆起结婚的场景时，不仅记得当时衣服的颜色，甚至还能说出衣服的布料是在哪里买的，后来又在哪家搬家中丢失。青梅有时觉得，老人们挺孤独的。

30岁的张凝希是一位自由撰稿人，她曾在华南地区参与过一项口述史的调研工作，采访了上百位老人。书籍出版后，很多人找到她，希望她以非公开的回忆录形式，记录下自己或父辈的故事。

张凝希曾记录过一位赌徒老人的故事。老人的家族过去从商，一度家财万贯，后来家道中落。他依旧维持着以前的奢

靡作风，每天穿成套的定制西装，打领结、抹发蜡，去舞厅跳舞，到处赌钱，一夜之间输光了家人给他做生意的资本。

一位女士看到这个故事，想起了自己已故的爷爷，两个人都好赌。她委托张凝希采访在世的长辈，希望记录下爷爷和其他祖辈的故事。

在张凝希看来，回忆录就是呈现大家身边的每一位亲人，“即使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即使他没有那么多正面形象，也要将他记录下来”。

很多时候，委托人回忆和讲述的过程其实也是“梳理自己情绪的过程”。好赌老人已经离世，张凝希通过和他的家人聊天还原他的生平，随着讲述的深入，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从一开始的埋怨，语气逐渐和缓，表现出同情和理解。

“如果她儿子在的话，可能讲不出来”

青梅习惯与人面对面聊天，地点大多数在委托人的家里，偶尔也会约在咖啡厅或办公室。打开录音笔，采访就开始了。房间里通常很安静，只有她和委托人一对一的交流。

一份几万字的回忆录通常三四个小时完成，中间需要多次沟通。见面更容易把握对方的性格，有一次她去湖北见一个委托人，对方特意准备了特产，让她体会到细心和热情。

对很多委托人来说，面对一个纯粹的陌生人，可以更加没有负担地讲出过往的故事。张凝希观察到，老人讲述时，子女通常都不在场，“好像大家都有一个共性，会默默地把那个空间还给他们两个”。

有一次，她和一位老人正在聊天，对方的儿子突然来看望，聊天被迫中止。等儿子走后，老人特意跑出去确认，儿子是否真的已经离开。回来后，她从衣柜里

拿出了以前恋人的照片，继续向张凝希讲述。“后面讲的是她心底最柔软部分的故事，如果她儿子在的话，可能讲不出来。”张凝希对记者说。

即使青梅听过很多老人的讲述，却从未动过为自己父母写回忆录的念头。“他们可能觉得有些事情不适合我知道。”她说，父母至今会将当年的情书藏起来，不让她看。

王文静是一位委托人，她为父母约定了回忆录代写。直到拿到这本回忆录，她才发现，自己对父母的了解其实很有限。时隔多年，王文静才发现，她和父母对很多往事的感受都不同。中学时期，她家离学校一小时车程，早自习是5点半，夜晚10点半才下晚自习。父母每天开车接送，母亲清晨4点就要起来做早餐。王文静觉得，这对父母来说是一段辛苦的过往。而回忆录里提及这一段，母亲却说，这一小时对他们来说，是幸福的。

对于羞于表达感情的上一代人来说，纸张似乎比语言更容易接受。回忆录这种看似原始的方式，无意中成为了许多人理解父辈和祖辈的桥梁。

青梅的爷爷大约十年前去世，叔叔们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他留下了一本回忆录。青梅从小随父亲在另一座城市生活，很少回老家，和爷爷感情不深。父亲和爷爷关系紧张，很少提及爷爷。直至看了爷爷亲自写下的回忆录，青梅对爷爷才有了更多了解。爷爷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，是当年少有的大学生，学理工科出身。这些文字也揭开了爷爷和父亲关系紧张的始末：爷爷对父亲期望过高，并且反对他的婚姻。爷爷写道，他对亲情比较淡漠，不是个合格的父亲。从字里行间，青梅感受到爷爷回顾过往时的悲伤。

后来，叔叔把这本回忆录整理成了电子版，父亲转发给了青梅。青梅说，父亲释然了。

“真正仔细读他人人生的人并不多”

青梅用五个月写完了那对姐妹的故事。收到回忆录后，委托人说，她仿佛看到妹妹又活过来了。

她告诉青梅，哪怕没有写完这个回忆录也没关系，她已经把妹妹的故事告诉青梅，如果青梅又告诉其他人，也许就会有更多人知道她妹妹，这样就值得。“我的初衷就是，尽量减少遗憾”。

在青梅接触过的几十位委托人中，她发现，遗憾是大家共有的一种情绪。有的遗憾孩子出生时没能陪在身边；有的遗憾当年考大学差了两分，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；也有的遗憾当初与不爱的人结了婚。

有些人敢于直面过往，也有人只想呈现一个较为完美的形象。青梅写过一位退休干部的回忆录，按照他的要求，主要呈现他人生的光辉片段，比如知青插队后的各种升职等。青梅将写了一半的稿子交给委托人，他的子女不太满意，觉得有点像工作报告，无法深入地了解父亲的过往或内心，希望她能修改。那位父亲却不同意，他就是想将人生的高光时刻都记录下来。夹在中间，青梅也很为难。后来委托人提出折中的方法，留下这一半已经写好的回忆录，剩下的一半不写了。

有一些故事最终没能完成。不久前，一位27岁的女孩找到青梅，想请她为自己的母亲写一份回忆录。女孩七八岁时父母离异，她跟着父亲长大，母亲多年来在非洲打工，和她见面不多。她不清楚母亲的生活境况，母亲性格含蓄，很少主动分享生活，更别说表露内心。她很想通过回忆录，了解母亲这二十多年的经历。青梅被这个女孩打动了，但遗憾的是，由于时差和通话的不便，这件事暂时搁置了。

青梅还记得一位未完成记录的男性。那是位47岁的中年人，想记录自己的人生。他出身于军队大院，年少伤人，进过少管所，之后考大学，退学创业，暴富，又迷上赌博，欠债后改邪归正，人生仿佛按下了加速键。他想将这些都如实记录下来，告诉才十几岁的孩子，虽然他的前半生是这样的，但他现在已经改变了。青梅跟他聊了三个晚上，不过，这份回忆录最后没有完成。最后一次聊天时，委托人对她说，这辈子他对不起很多人，缓缓吧。青梅推测，或许对方的内心深处还未真正释然。

接触的老人越来越多，有时候青梅也会觉得矛盾。尽管最初联系她的委托人大多是年轻人，请她记录父母的人生，但老人们告诉她，也许写出来的回忆录，子女们未必能从头到尾看完。

“这是普通的人生，你为他的喜怒哀乐悲伤过、快乐过，但是真正仔细读他人人生的人却不多。”青梅感叹。（受访者要求，青梅为笔名，张凝希为化名。）

(南方周末)